

国家艺术杂志



徐伯清全家照(摄于20世纪50年代末)



徐伯清《梅竹双清》



徐世平《浮峦暖翠》



徐伯清书法 桃李满天下



徐世平《汲泉图(朝鲜姑娘)》



徐世平 11岁时作草书 临《孔侍中帖》



徐伯清《红叶小鸟》



徐伯清 临 唐代孙位《高逸图》(局部)



徐伯清与吴湖帆合影

书画收藏家徐世平因突发心梗,5月在沪意外辞世,享年72岁。其父徐伯清师从吴湖帆、谢稚柳,早年致力于书法普及和教育,惠泽无数。徐世平承父亲教诲,得以在王己干左右多年。如今,这段书画界的父子传奇落幕,令人缅怀。——编者

徐伯清先生是我的恩师。1973年冬日的某一晚,我手持韩天衡先生的介绍信,敲开了皋兰路27号二楼徐宅门。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,这一踏进徐家的门就决定了我的人生大事,从此我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特殊的教学

徐老师教学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,首先,他笃信数量是质量的必要前提。他布置给学生的作业量需要每天用六七个小时才能完成,用这种不近人情的要求磨砺学生的心志,也无情地淘汰完不成作业的学生。其次,他让学生先写隶书,再写草书,然后再正式写楷书。写隶书时他说这是“正手脚”,写草书时他说“一个字的第一笔是上个字的末一笔”。可见这都是为写楷书作必要的铺垫准备,并非想短时间内让学生掌握隶书、草书,完全是一套训练的策略。再次,他让学生摹写他写的字。用摹而不是临,这是得形最好的方法。每次在徐宅,我就静静地用一方大汉砖研磨墨,然后徐老师展纸书写毛泽东诗词,我在一旁用心观看。写完待干时,听徐老师聊一小会天就携书回家。那个年代买不到古代字帖,也不能写唐诗宋词,所以只能以老师的字为摹本,我们做学生的也因此都收藏有老师不少的珍贵墨迹。

经过徐老师的这番训练,我们获得了较扎实的基础。待春来时节,有各种法帖碑刻打开视野,我们就有可能各擅灵妙奋力前行了。可以说徐老师是最好的老师,能接受徐老师的训练,是做学生的福分。

徐老师与我的师生关系是平淡而又温情的。写了两三次隶书作业后,徐老师就说你学过隶书,可以直接写草书了。到1975年,徐老师告诉我上海市青年书法篆刻展正在组稿,让我投稿。结果我的一件四尺整纸隶书中堂第一次在市青年宫正式展出。是年年底,我就离开上海去贵州大山里的三线工厂工作

特殊的训练。

高处的目光

1977年恢复高考,我报告徐老师准备参加高考,暂停书法学习。徐老师欣然同意。1981年我参加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获一等奖,徐老师也为我高兴。1983年我去看徐老师,范初庵老师也正好在。徐老师把我登在《书法》杂志上的作品给范老师看,范老师说了两个字:“不俗”。

大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徐老师告诉我准备去日本(定居的意思),要我与同去。我回家赶紧报班学习日语。后来徐老师不再提起,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到上世纪90年代,徐老师多次带学生来绍兴、杭州,与我的家人、学生相聚,留下不少温暖的记忆。那段时间徐老师似乎不太与我谈论书法了,我偶然说起书坛事,他说他不看当代人的书法,我一时不解,后来才回过味来,那是徐老师站在高处的目光,透着清醒和孤傲。

徐老师喜爱鉴藏,皋兰路27号的房间并不大,凡是可挂字画的地方全部挂满了,记得董其昌、恽南田、吴湖帆等大家的作品密密麻麻地占满了墙面。上世纪70年代时,还不时有人把要出手的老字画送到他家来。有一次我说要想买两只镜框,徐老师指着墙角的一堆红木镜框说:“人家送来的,你挑吧。”我不懂,请徐老师帮忙挑出两只。镜框里有画,一件是郑午昌,另一件是陈定山,是某医师家里出来的。听说因为“文革”扫四旧,镜框贱卖,徐老师收了许多,利用这些镜框在蓬莱公园举办了一次书法展览。这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书法展览,也是我看过的第一个书法展览。

最大的乐事

师母张锦培老师在学校里教美术,民国时已是梅景书屋入室弟子。张老师在家庭话语不多,对学生也多有关心,曾画二页白描花卉送我。徐老师夫妇育有一子即世平师兄。世平师兄幼承家训,书画并进。我去徐家也常遇见他,听他说一些社会上或书画界的事,徐老师则常催他快到老师家去。

后来世平师兄去了美国,再后来又进了王己干先生家,在王先生身边多见多识广,绘事也大有长进,特别是在艺术品收藏界颇有名气。他回国时,我们也有见面,他赠我仿真复制的古代书画,还对我们正在编纂的《宋画全集》提出他的建议。世平师兄的太太姜再尹女士,当时就是徐老师最得意的弟子,写得一手好字。

徐老师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极高的。在上世纪60年代,沈尹默先生在青年宫办书法班培养了一批书法篆刻人才,徐老师就是任课教师;吴湖帆先生为筹建上海中国画院,提出了一份建议名单,徐老师就被列在“青年画师”之中。我亲眼看着徐老师把小草写得丝丝入扣,又把万千波瀾摄于小楷的点画之间,那功夫的精湛实在让人折服。但是徐老师却把培养学生当作了一生最大的乐事,不仅面对面教,还上电视台开栏目讲授,受教的学生难以计数。或许有的学生至今仍然乐此不疲,有的学生已经不写了,书法都是我们的人生经历,书法都赋予了我们生命的滋润,这都是徐老师带给我们的。师恩绵长,永铭我心。

世平兄和我有半生的交谊,五月初还在一起喝酒把欢,如今想来真是伤感。

上世纪70年代,有一次去豫园,看到一群外宾围在书画台前,正在写字的就是徐伯清。我认为,当时他的小楷,是第一块牌子。他曾用蝇头小楷抄录200余万字的《宋人轶事汇编》,谢稚柳赞其“有六朝人笔意”。他为人好,就算有人拿着毛边纸去找他求字,他也来者不拒。

2005年前后,徐伯清在曙光医院院长住了一阵。有一段时间,我也因病住在那里,病友相见,分外亲切。徐伯清清护士在病房里放了张小桌子,每天上午两小时,下午两小时写字,十分珍惜光阴。那段时间,徐世平天天去看父亲。徐伯清出院后,我到徐世平家看老先生,墙上挂着张大千、吴湖帆、谢稚柳,让人眼花缭乱。徐世平说,都是父亲早年所藏。老先生的艺术鉴赏力很高,还有“学大千第一人”之称。

1998年,我代表上博在纽约办展。我和徐世平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。徐世平是在1983年只身前往美国的。据他说,他没有在美国打过一天工。他是一个想得开的人,靠着带去的几张家藏字画,安定了下来。王己干是吴湖帆的入室弟子,而徐伯清与吴湖帆又交情颇深,凭借这层关系,徐世平得以跟随王己干左右,直到2003年王己干过世。

有一次,他邀我去纽约家中看画,说有一张李公麟的。看了这张署款李公麟的《四十五神仙图卷》,我表示,是不是李画不敢说,但可以肯定的是,它至少是一张元代,甚至宋代的画。我当时的判断依据之一,是这张画中有八仙的影子,但人物不全,没有何仙姑。颇具戏剧性的是,这张画是徐世平在曼哈顿古董市场捡漏所得。据说这张画当时也得到了王己干的肯定。

在徐世平这里,我还看到过陈老莲的一本书法册页,董源、文徵明、唐伯虎的画,都是比较开门的。

自七岁起,徐世平就跟随父亲学习小楷、汉隶,二十岁出头,由应野平手把手教授其山水画。作为家中的独子,徐世平从小就跟随父亲身边穿梭于这些名家之中,看他们如何挥毫泼墨、品评画作。到美国后,徐世平又幸运地得到王己干的允许,可以临摹他家中收藏的任何一幅古字画。从1992年至1994年,除非王己千不在家,徐世平每天自备干粮到王府“上班”,终日与古人为伍。徐世平原本想做画家,也是在王己干的建议下,走上了收藏的道路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,书画与收藏互为因果,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眼界和鉴赏力。以我对他的了解,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,特殊的岁月里,甚至学会了做木工和室内装修,学什么都快很精,我们都不及他。上世纪90年代,他以照相加电脑数位科技复制古画,深受国内美术学院和收藏家的欢迎。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复制画不亚于日本二玄社,不可否定的是,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,复制名画也算是做了艺术普及。

斯人已去,想来徐氏父子相会后,会有说不尽的艺事可聊了。

(口述:单国霖 整理:吴南瑶)